

## 在逆行的时光里堆积闪光的岁月

——赏析著名诗人子空的诗

◇冯岩

人生的道路是崎岖坎坷的,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和观点,能把历练后的人生沉积成诗行,这些人生感悟就是诗人的现实写作,也是社会动态的方方面面。诗人都有着自己的情怀和初心,人间的大爱和自我的执着。著名诗人子空的诗,在逆行的时光里堆积出属于他的闪光的岁月,哪怕有苦有痛,也有生活沉积下来后的诗歌升华。他的诗有着独到的视角和属于自己的棱角。

子空的诗分为两个阶段:学生时代和成年人被生活磨砺后对生活的感悟。学生时代的他获得过许多奖项,有着先锋和前卫诗人的标志。而一名成熟的诗人,从锋芒毕露,走向掌控命运的人生,生活赋予他的就是人生的救赎与感悟,在一路狂奔的生活中,以理性的哲理折射出诗歌的闪光。

子空沉积多年后,一首《面向西藏》的诗,挖掘人性深处闪光的灵魂,以饱满的地域风貌呈现出来。“想起西藏,我就放下私心杂念/从其他方向转过身来/轻轻合拢双手,遥望布达拉宫/风从喜马拉雅山吹来/我的眼睛澄澈,看见了内心的尘埃”。西藏,是灵性、神圣的代表,每一个元素符号,都刻在诗人的眼里,生成诗人笔尖的坐标,与读者细数每一个字,不愿留下空白。想起西藏,诗人便放下私心杂念,这是诗人与读者互动后达成共识的一个点,诗人紧紧扣住这个点。第一个句子,抓住视觉和内心的灵魂构建,双手合拢,是每一个敬畏这块神圣土地的人用的姿势。诗人眼中的澄澈、自己见证自己内心的尘埃,诗歌的高度和自我的救赎把读者带到诗歌的意境和诗歌之外的人生。诗人的诗歌不就是要以这种方式留存于世间,与读者达成共识吗?“这里的石头非常坚硬/如果从内部爆炸,威力惊人/这里的心脏胜于大象,它的活力/强于平原与海岸/像一只鹰,一出生就适应了缺氧的天空”。诗人

子空看到的石头,是坚硬的,而虚拟的内部爆炸,猝不及防的想象,一种惊人的威力,意象为大象的内脏,无数的想象空间拉开了诗歌本身的空灵。大象是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大型动物,也是诗人子空最熟悉的动物。他是云南普洱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动物出现在与西藏毫不相关的诗歌中,这种用自己熟悉的事物来意象“石头”使他的诗歌写作手法迥异,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诗歌象征手法的运用达到了高潮。诗人从石头到大象,又拉拽到平原的海岸,西藏在诗人眼里的有硬度的石头,又一次被诗人拖到大海撞击海岸,汹涌海岸拍击过的岩石,在读著心里,形成惊涛拍岸。诗人在读者闪念的遐想中,“像一只鹰,一出生就适应了缺氧的天空”,又一次回到西藏,那个神圣的地方。鹰,出生在缺氧的地方;高原反应,是每个第一次去西藏的人要面对的挑战,诗人就像一只鹰,要用自己的身体,挑战西藏之行的极限。“最高的山,用九个头颅仰望是不够的/用千万个头颅仰望也是不够的/最高的山不用低头/就能听见雅鲁藏布江或者海啸”。走进西藏的人都是以虔诚的叩首方式祈愿,但千万个长头都无法叩出诗人心里的高山、雅鲁藏布江的汹涌澎湃,只能自己聆听。具象的山水,在诗人意象的比喻中形成奔流,延绵不绝,壮观得让人心生敬畏。“我不说话,神也能读懂我的唇语或痼疾/我不敢撒谎/洁白的雪/已经从喜马拉雅山抵达了大海/而我的心脏,低海拔的心脏/承受不了挤压,会突然停顿下来/在牦牛或者藏羚羊的奔跑中”。敬畏神灵的诗人,有了高原反应,神能读懂唇语,祈祷成为冲破“痼疾”的死结,在这神圣的地方,“我不敢撒谎”,内心的独白又一次与读者达成共识。诗歌的意境在缓缓铺陈中攀登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低海拔的心脏承受不了挤压,现实写作的白描在

这里恰到好处地把西藏的恶劣环境描述出来,空气稀薄,来自低海拔地区的人,只能看着牦牛或者藏羚羊奔跑,以舒缓想象中无法企及的速度,怕心脏突然停止的担忧。生动的白描再一次打破传统的诗歌写作手法,让一首诗的格局有了无限的回味。“神秘和传说覆盖了我们的山川与身体/唯有沉默和独白,像深海和飓风/打开画面的出口,对视万物的双眼”。对于一个想了解文化的诗人来说,一眼千年只能从文字中了解,而诗人用神秘和传说“覆盖”了我们的山川和身体,一个句子饱含诗人对于文化了解的遗憾和那些对文化神秘的渴望,只有默默聆听那些独白,才能在深海和飓风中打开画面的出口,一眼千年。诗人对文化的渴求,用了比喻和象征的双重手法,达到内心的被撞击后的反差和震撼,字字敲击出深潭深处灵魂的碰撞,通透彻骨。“在此之前,我认识了一位藏族兄弟/他的表情,话语或歌唱/始终处于低音区/他会让人安静下来/也许,高原越高,鸟鸣越低沉”。诗人在走进西藏之前,做了足够的功课,一位藏族兄弟的低调谦逊,让诗人子空给藏族友人一种诗歌的语言,冠名出他们的品格“高原越高,鸟鸣越低沉”。诗人的意象手法,没有提及人性,而是用鸟鸣来象征,达到诗歌写作的顶峰。“我越来越怕高处的坠落/一粒蚕豆一样大的石子,从八千米高处/落下/可以穿透任何一个人的头颅”。诗人以具象的石头,高空下落的惯性和冲击力,顺理成章地把一块蚕豆大小的石头从高空下落的冲击力,可以击穿任何人的头颅来完结西藏人的品格。整首诗里没有有一个字提及人性,而是从一系列的意象中,以各种被洗礼的石头硬度,达到诗人表达的人性、品格的硬度。诗歌的高度和诗歌的写作手法都可以成为范本,在白描处能恰到好处地写出诗人内心的独白,在不经意间形成珠联璧合的

风景,把整首诗画得完美。每个诗人,在诗歌写作成熟之后,在时间的逆行中,都会回到故乡。故乡是诗人的根,根植在故乡的这块土壤的灵魂,内心有向上、向善的基因,扩充枝干的繁茂,埋下根深蒂固的情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故乡的火塘》是诗人子空第二阶段创作的一首与故乡相关的诗歌。“在我的家乡,很多人/都是围着火塘长大/围着火塘变老,又围着火塘守灵/但总有一个秘密说不出口,被带进坟墓/恍惚中,其中一根柴变成了我的骨头/或者我的一根骨头,像其中一根柴火”。成年之后的诗人,再次写到故乡。诗人的回眸,不再局限于嬉戏的童年、故居的散碎记忆,诗人的诗像一把刀,直刺要害。火塘是诗人儿时玩耍的地方,而儿时的记忆已经变老,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淘汰了诗人眼中未来得及细数的守灵人。围塘而坐的人变成时间的守灵人,那些来不及说出的秘密,被带进坟墓。其实,诗人所说的不是秘密,而是死亡的密码。一茬一茬的庄稼长出,一茬一茬的庄稼倒下,谁又能走出时间这个光圈?诗人再次回眸,自己变成其中一根柴,变成了自己的一根骨头,像其中的一根柴火,一连串的意象、具象、比喻,把自己置身在时间逆行中的一段,诗人抡起时光的斧头,在自己的骨头上分段切割,痛点都是记忆,余下的都为成柴火。诗人自我感叹,却没发出叹息。柴火有两层意义,可以作为废料,灰飞烟灭;也可以燃烧,发出光和热。诗人运用巧妙的意象,把读者带入他铺陈的想象空间,这时候可以停下阅读,呷一口茶,品其味蕾上与生活赋予彼此的不同味道,五味杂陈,都在张嘴闭嘴间品出滋味。“人间最珍贵的珍贵,仿佛就在昨日/而从昨日到今夜的火塘,已是大半人生/原来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就是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一些过往,在欢乐中被遗忘,在痛苦中被

铭记”。诗歌表达的主旨是人生的初心,一根柴火是否燃烧到燃点,不是诗人自我鉴定的结果。走过半生,作为诗人也好,凡人也罢,被记起的,被遗忘的,都在疼痛中被铭记,这是诗人的观点,是诗人逆行时光中的亮点,也是世人的观点。有几人能在人到中年之后,回眸人生,品味人生,总结人生?“曾经翻山越岭去劈柴,为火塘添薪加温/而现在越来越怕遇见火塘/一根一根的柴在燃烧/而我最终羞愧于灰烬,羞愧于火焰”。看透生死的人从激情燃烧中,寻找生命的根。在故乡,找到自己的所属,家乡的火塘,自己成为一根柴火,照亮自己,燃烧自己,在生命的各个节点,以柴火的亮度,燃尽自己的夙愿,而自己点燃自己的同时,周围亮了,山村亮了,自己却羞愧于自己点燃的火焰,诗人低调谦卑的品格一跃而出。同时,愧对亲人、愧对故乡、愧对生命的无奈令人隐隐作痛。诗歌的象征手法在这首诗里运用得形象且富有传奇的色彩,诗歌在诗人点燃的焰火里不断升腾,越升越高。

诗人的诗就是与自己对话,与灵魂对话,在自省中救赎他人的灵魂。诗歌的高贵不是自娱自乐,而是在人生最高的境界中升腾灵魂、自身价值和人性中的善美。《自言自语》是子空对话灵魂的诗:“如果你怕水,请略高于水/如果你恐惧,请略低于水/就像你的身体,不允许我/忽然抬头仰望/或者低头太久/一个人的颈椎和腰椎控制了仰望/也控制了低头的程度/肉体不是突然坍塌的,而是防控大坝渗水/直到乌鸦看见了骨头,自己才恍然大悟/甚至来不及吸最后一口气/灵魂就像点燃的酒精,秘密始终在深处/而我们看见的忧伤,是流水裸露的忧伤”。此诗看似自言自语,却将自身的感受传递给他人,在文字和理性的界域达成共识。山水的高低,不是诗人能界定的,灵魂和肉体的感悟,是

诗人随时可以点燃的酒精,始终在深处燃烧。这就是诗人,这就是一个有灵魂的诗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始终一心向善,有着匍匐进藏的崇敬之心,也有围坐火塘的初始之心,还有中年随时燃烧的激情。

诗人子空有一首诗《其中一朵雪花认出了我》,意境深远,值得共享。诗人来自云南。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有着怎样的冬夏常青、四季鲜花盛开的地域特色,吸引无数北方人的眼球?诗人眼里的雪,来自丽江,来自梅花初放的季节,来自昆明。诗人对雪花的向往不需要追根溯源,就将其想象成梅花的样子。梅花在人间最冷的严寒季节开放,雪花压过枝头,梅花却伸出头,开出自己的妖娆,默默无闻,不留生息吐露,与冰雪抗衡。而在特定的一个日子里,“2022年2月22日/春城昆明,一边开花,一边下雪/表面上,雪,覆盖了一切/而此时此刻,很多事物冒了出来/背影或追忆/亲人像火苗一样出现/其中一朵雪花,认出了闲居已久的另一个我/另一个我的另一只耳朵,听见了风雪中的鸟叫声/雪花纷飞,诗意与天意对接/猝不及防得面目全非,可能是难得一见的真相”。在特定的日子里,一边开花,一边下雪,闲居中的我,找到了另一个自己。诗人看似轻松,实则内心情感的波澜似惊涛骇浪,一朵雪花认出另一朵雪花,而猝不及防的指认,刹那间融化,就会面目全非。诗人瞬间捕捉到的亲情像蹿出的火苗,点燃了闪烁的诗行,点燃了虚幻中曾经的亲情的怒放,瞬间落寞,诗人的追思在那一朵雪花认出“我”后,刹那间释怀。

在著名诗人子空的众多诗里,只选取了其中几首来赏析他诗歌的空灵和深刻的意象写作手法。在逆行的时间里,看他在岁月的长河中闪光,那些历练过的生活可以救赎自己,也可以成为救赎读者的良药。

## 点亮乡愁(组诗)

◇毕先强

鲜红的本色与太阳交相辉映  
金黄色交叉的图案熠熠生辉索性沉思下来  
马蹄和草鞋踏响黎明  
旭日在钢铁般的手掌中升起  
我望着一座座山 岩层里  
血的化石  
我望着一条条河 波澜中  
映着母亲  
夜梦中  
母亲用苦难和滴血的奶头  
哺育孩儿这奶水呀  
源于雪山 源于草地  
以及寒风刺骨的白昼  
和电闪雷鸣的日夜

丰收时节趣味多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鱼洞大地  
正经历了收获的洗礼  
响起了希望的号角雄浑的芦笙中  
喝下苗家儿女的“拦门酒”  
把甘甜的美味种植在心田铁环滚滚  
迈向向前拼搏的步伐  
滚圆鱼洞人民的生活水中摸鱼  
溅起的水花如一场秋天的喜雨  
滋润着鱼洞的每一寸土地田间捉鸣  
张开的翅膀  
给鱼洞人民插上新的羽翼打谷场上  
谷粒雀跃般地归仓  
放开歌喉唱响鱼洞人民幸福的歌谣剥芭谷  
玉米们纷纷脱离母体  
如一群群新生跨上奋进的征程此时的鱼洞上空  
天更蓝 云更白 太阳更红  
处处洋溢着鱼洞人民丰收的喜气

苗家咪咪祝酒歌

我听不懂苗家姑娘的歌词大意  
但在悠扬的芦笙  
和天籁般的歌声中  
便沉浸在她们热情好客当中我喝酒虽说是一个门外汉  
但我知道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他们与游客们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暖暖的午后  
苗家妹子那白嫩细长的双手  
从高位低倒入口中的米酒  
浸泡着她们的友谊和善良  
如“高山流水”的声音  
在耳畔回响端庄大方的苗族姑娘  
是这片土地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用美好的心灵装饰着一方山水  
从此 你我相隔的距离  
山 不再高  
水 不再远

在鱼洞 做一名秋天的歌者

一把把镰刀才从金风中醒来  
就被乡人们的双手握紧  
亮晃晃的刀口开始啃食着田埂  
以填饱原野上四下的脚  
试图照亮凝固已久的血痕  
倒映出一个个劳作的身影  
金黄的稻田蜿蜒出他们虎钳般的

手臂

稻穗在鸟鸣声中纷纷躺下  
掩盖着滴滴成湿的汗水  
烈日下佝偻的影子不断往前迈进  
期待着颗颗谷粒跳进粮仓  
装满泥土那样朴实的眸子  
然后仰起头来 欢快的笑声  
擦亮丰收的秋天

在鱼洞偶遇三角梅开

我路过你的时候  
是那样轻手轻脚  
唯恐惊醒你的幽梦  
唯恐惊醒你的幽梦  
在秋日里为你带来不安  
我只能远走一步  
回望你你在四季交替中如此繁忙  
质朴成一个个村姑娇嫩的脸庞  
弥漫着芬芳把灵魂装扮  
燃烧出一帘缠绵不绝的枕边梦  
化为一只只蝴蝶  
飞落红尘

鱼洞的秋天

鱼洞的秋天  
秋风把大地吹得一片金黄  
稻香四溢  
稻丛中是否有一个身影  
让我望眼欲穿鱼洞的秋天  
是一条条洁净的连户路  
联通你我心灵和思念  
乡村振兴的版图  
不断向山外舒展开来鱼洞的秋天  
是一张张娇媚的笑脸  
穿过故乡的头像  
秋意绵绵  
怎不让人回味鱼洞的秋天  
是汗水终归被泼墨成重彩  
丰收的喜悦串串地爬上枝头  
春天的汗珠  
以金黄般的颜色飘飞

## 岁月里的桂花树

◇范波

乐马厂的桂花树

鲁甸龙头山乐马  
厂有古银矿遗址。30  
年前,我初到乐马厂,翻  
山越岭后见到村口有棵  
桂花树,饱经沧桑斑驳  
的树身上竟然繁花盛开,  
山谷里甜香弥漫。桂花树  
遗世独立而藏蕤生光的模样印  
在我的心上。人们告诉我,桂花树  
有800年了。乐马厂当年大规模  
开采银矿时,有陕西、福建、江西、  
广东等8省工人来此工作。也许是  
异乡的风太凌厉,他们想念遥远  
的故乡;也许是希望在乐马厂开银  
矿的事业顺利,赢得梦想中的财  
富,他们在乐马厂筑庙,并在庙旁  
离矿洞不远处种植了桂花树。800  
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时长来说太  
过于久远,足以改天换地、沧海桑  
田。而对于亘古的山河来说,800  
年却只是一个瞬间。当年种植桂  
花树的老人,梦圆了吗?种树的  
人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种植桂花树  
时的心情已不得而知,但桂花树却  
在喜乐的年复一年笑看春花秋月,  
寒来暑往,只凭时序开花谢,不因  
时移,不以境迁。

街心有棵桂花树

南大街与迎丰路相交的街口  
处有棵桂花树,树下成了人们歇  
脚的地方。这棵桂花树从别处移  
栽而来,长在街口前已数十年。浓  
密的树冠显示着桂花树下正处盛  
年。附近的居民,进城的老工人到  
了街口,浓密的树荫下,正是歇脚  
的好地方。人们在树荫下的花台  
上坐一坐、歇一歇,释放跋涉的困  
顿。不期而遇的人在歇脚的时候,  
爱说话的闲聊起来,不爱说话的看  
看南来北往的人、东去西来的车,  
过去、现在和未来似乎都不重要,  
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阳光晴好的日子,桂花开了,  
大家随性闲坐,静香重重。风雨  
来了,歇脚的人四散而去,独留下桂

桂花在街口陪伴我的交臂。

这个街口是我上班的必经之处,多年来我经过这里行色匆匆,没有片刻驻足。自从患了脚疾,每行走一段就要停步歇息,我才注意到这个街口的桂花树原来是一处港湾,默默为过往的行人提供休憩之所。原来心闲方可见万物,见众生。

我家的桂花树

父亲喜欢桂花树,喜欢唱“八月桂花遍地开……”从西门搬到南门外后,父亲在家门前种了一棵桂花树。花开时节,繁花满树,满院飘香。年复一年,从不落空。20年前父亲辞世,当年桂花树停止开花。母亲在父亲种的桂花树旁又种了一棵桂花树。两棵桂花树挤挤挨挨地在一起,长势不好,我多次劝母亲把小的一棵桂花树移走,但母亲不同意。3年后的秋天,父亲种的那棵桂花树又开花了。欣喜中,邻居们打开窗户,让香味飘进屋里。偶尔有上年纪的老邻居会在树下歇凉,会和我说起院里的及往事。站在桂花树下,我有时会有些恍惚,仿佛过去的时光会倒流。

20年来我们搬了几次家。搬到现在这个家时,母亲对我说,不管种什么花花草草,一定要有桂花树,仿佛只要桂花树存在,过去的时光就存在。包括已经离去的人和事,就还在时光隧道里触手可及。我在院里种下了桂花树,让轮椅上的母亲可以时时望见桂花树,闻到桂花香。

风中的稻穗	
踏上三桃乡鱼洞村这片厚重的土地 我看见一株株稻穗在风中摆动着 腰肢 垂下沉甸甸的头来 深情地把爱意交给他的主人 试图用金黄的谷粒去磨平生活的 棱角	
行走在田埂上 我闻到了稻穗的清香 也闻到了乡人们咸湿的汗水味儿 我看见了饱满的颗粒 也看见了一串串血红的脚痕漫过 秋天	
勤劳的鱼洞人民 以钢铁的奇异性格和乌蒙汉子的 刚毅精神 在大地上谱写着丰收的歌曲 讲述着装满粮仓的诗稿 让神奇的音符和幸福的歌声 飘荡在希望的田野上 用古铜色的额头和长满老茧的双手 破译出一个比黄金还重要的名字 丰收	
于骨子里真实地交替 在乡村振兴的版图上 收获着一个又一个满满的秋天	
瞻仰铁炉红军标语	
走进鱼洞村铁炉这片红色的土地 几间木架结构的屋子里里外外 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红军标语 血一般的颜色写在墙上 望着这些天震地骇的标语 我眼含泪水 低下头来 怎敢忘记 在那段峥嵘岁月里 铁骨铮铮的中华儿女 在马蹄声中顶风冒雨一路前行的 画面	
在这红色的屋子前 脚踏青石板 仰望着小青瓦盖成的房顶 似乎看见一面镰刀与铁锤铸成的 大旗 在空中飞舞	